

禮

記

集

解

禮記卷二十一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禮運第九之二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殺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典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藏猶託也藏身謂身之所託以安也殺效也命謂政令也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體謂之地命降於社謂政令之本於地而降者也下三句放此五祀五行之神左傳社稷五祀是尊是奉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是也蓋政者禮而已矣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鬼神體物不遺而祖廟之降格山川之生物五行之流播則其性情功效之尤顯者也自仁率親自義率祖故仁義出於

祖廟山川者人之所取材故興作出於山川五行者見象於天爲五星分位於地爲五方行於四時爲五德稟於人爲五常播於音律爲五聲發於文章爲五色散於飲食爲五味是天下之制度莫不本之故制度出於五祀聖人之爲政其所效法者如此此所以政無不治而所以託其身者安固而不可危也○此下二節申言聖人承天道之意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釋文樂音

岳又音洛又五孝反治也直吏反

參於天地並於鬼神猶中庸言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之意言聖人效法於天地鬼神而參擬之比並之以求其

合也樂如孟子君子樂之之樂天地鬼神之道具於吾身是聖人之所存也有以處之而率履不越則禮無不序矣天地鬼神之道見於政治是聖人之所樂也有以玩之而鼓舞不倦則民無不治矣天生四時地生貨財父生師教四者各不相兼兼是四者而使之各得其正者君之責也故君必正身立於無過之地而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禮序而民治也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釋文養  
祥尙反

又如字分扶問反後皆同○明舊讀如  
字陳氏濂云三明明字皆當作則今從之

所則爲人所取法也則人取法於人也所養謂食於人

養人謂食人所事謂役人事人謂役於人也爲人所則  
所養所事者君之分也則君養君事君者民之分也禮  
由分出分以禮顯故人皆知尊君親上愛其死而患其  
生蓋合禮而死則死賢於生違禮而生則生不如死也  
○自此以下至舍禮何以哉申明治人情之意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

釋文知音智去  
羌呂反後皆同

知者易於詐勇者易於怒仁者易於貪惟禮達分定而  
民知嚮方則有以去其氣質之偏而全其德性之美故  
用人之知而能去其詐用人之勇而能去其怒用人之  
仁而能去其貪也朱子曰人之性易得偏仁善底人便  
有貪便宜意思廉介多是剛硬底人

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釋文變  
音辨出

註○陳氏變  
如字今從之

陳氏祥道曰社稷天子之社稷也故君死之則義而正  
宗廟已之宗廟也故大夫死之則非義而變也然則大  
夫之義而正者如之何曰死矣而已愚謂國君與社稷  
共存亡故死社稷者謂之義大夫得罪於君則當出亡  
若致死以守宗廟則謂之變若鄭之伯有晉之縶盈是  
也蓋大夫死宗廟乃誤用其勇而至於怒者惟不明於  
上下之分故也禮達分定則有仗節死義之風而無作  
亂犯上之禍矣

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  
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耐釋文  
能辟姆亦反

禮達分定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則是天下雖遠而民

之親其君不啻父子兄弟之相親愛如一家之人也中國雖大而下之趨上不啻手足頭目之相捍衛如一人之身也意之者謂以私意測度不能實知其理之所以然也辟猶通也開也聖人於人之情義利害知之無不明故處之無不當而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也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尙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釋文惡烏路反下皆同弟弟上如字下音梯長丁丈反

孔氏曰昭二十六年左傳云人有六情喜怒哀樂好惡此云欲則彼云樂此云愛則彼云好也六情之外增一懼爲七陳氏祥道曰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聞

門之義長惠幼順鄉黨之義君仁臣忠朝廷之義愚謂  
愛謂相親愛如父愛子子愛父是也欲謂貪欲如目欲  
色耳欲聲是也中庸言喜怒哀樂左傳言喜怒哀樂好  
惡爲六情此言喜怒哀懼愛惡欲爲七情蓋人值所好  
則喜值所惡則怒得所愛則樂失所愛則哀而於所怒  
所哀之將至而未至也則懼故總之爲四析之則爲六  
又析之則爲七也十義先父子而後兄弟夫婦先尊而  
後卑也先兄弟而後夫婦先天合而後人合也先閨門  
而後鄉黨先鄉黨而後朝廷先近而後遠也情不治則  
亂義不治則壞信睦非講且脩則廢爭奪非尊尚辭讓  
則不能去此四者非禮則無以治之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  
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



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釋文慶大洛反見賢遍反

馬氏睢孟曰莫非欲也而飲食男女欲之甚也故曰大欲莫非惡也而死亡貧苦惡之甚也故曰大惡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所謂情而情之所本尤在於欲惡故曰心之大端愚謂情者心之所發心者情之所具情雖有七而喜也愛也皆欲之別也怒也哀也懼也皆惡之別也故情七而欲惡可以該之故曰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心之欲惡不可見而惟禮可以窮之蓋見其所爲之合禮則知其情之美矣見其所爲之悖禮則知其情之惡矣窮之而後能治之情治則人義無不脩信睦之風敦而爭奪之患息矣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徐氏師曾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

彙之根柢此天地之實理而爲生人之本也理一而已  
動而爲陽陽變交陰靜而生陰陰合交陽此實理之流  
行而爲生人之機也由是二氣凝聚陰靈爲鬼聚而成  
魄陽靈爲神聚而成魂此實理之凝成而人於是乎生  
矣形生而四肢百骸無有偏塞五行之質之秀也神發  
而聰明睿知無有駁雜五行之氣之秀也此實理之全  
具而人之所以靈於物也愚謂天地之德以理言陰陽  
鬼神五行以氣言人兼此而生周子所謂太極之真二  
五之精妙合而凝也魂者神之盛魄者鬼之盛陰陽之  
交指其氣之初出於天地者而言鬼神之會指其氣之  
已具於人身者而言天地之生人物皆予之理以成性  
皆賦之氣以成形然以理而言則其所得於天者人與  
物未嘗有異以氣而言則惟人獨得其秀此其所以爲

萬物之靈而能全其性也○自此以下至故人情不失  
明人情之本於天道而本天道者之所以治人情也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  
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釋文播於五行四時  
本亦作播五行於四

時

秉持也竅孔也垂者在上而照臨乎下也竅者在下而  
通氣乎上也播分散也播五行於四時者春爲木夏爲  
火秋爲金冬爲水而土則寄王於四季也三五而盈自  
朔以至望也三五而闕自望以至晦也四時分而爲十  
二月而月弦望晦朔於其中五行之氣和則四時之序  
順而月之弦望晦朔無不如期而生矣李氏光地曰日  
星從天而屬陽四時日星之所經也山川從地而屬陰  
五行山川之所主也然五行之氣實上播乎四時之間

如雷電風霆雲雨霜露之感遇聚散無非山川所鬱五行之精地所載之神氣然皆應天之時與之同流故天雖有春夏秋冬之四時而所以生化萬物者亦不離乎風雨霜露而已夫五行播於四時是天地陰陽之和合也和合故月生焉陰精陽氣會於太虛而成象生之謂也古今說者皆謂月在天日星之下而居地之上其去地最近是月在天地之中而所以調和斟酌乎陰陽者故日月以爲量也其盈也三五以受陽之施其闕也三五以毓陰之孕故月雖懸象於天而實地類故旣經緯日星以佐四時寒暑之令而又專司山川風雨胎育羣英也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

釋文迭大計反又田結反竭義作竭其列反○陳氏陸氏竭如字

鄭氏曰竭猶負戴也孔氏曰物在人上謂之負戴氣之

過去者下亦負戴之陳氏祥道曰竭猶所謂休也休則有王故竭則有盈陸氏佃曰竭盡也水王則金竭木王則水竭愚謂此包下文四節而言蓋四時固五行之所播而五聲五味五色亦莫非五行之所分著其流行變動皆迭相爲休王也

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

釋文還音旋下同

五行各以其時之王者爲本春木王夏火王季夏土王秋金王冬水王是四時各有其本也然春三月皆木而正月爲寅二月爲卯三月爲辰是十二月又各有其本也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

鄭氏曰五聲官商角徵羽也其陽管曰律陰曰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鐘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

分益一終於南呂更相爲宮凡六十也孔氏曰十二管更相爲宮以黃鐘爲始黃鐘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大簇大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鐘夾鐘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隨其相生之次每辰各自爲宮各有五聲十二律相生至中呂而畢黃鐘爲第一宮下生林鐘爲徵上生大簇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林鐘爲第二宮上生大簇爲徵下生南呂爲商上生姑洗爲羽下生應鐘爲角大簇爲第三宮下生南呂爲徵上生姑洗爲商下生應鐘爲羽上生蕤賓爲角南呂爲第四宮上生姑洗爲徵下生應鐘爲商上生蕤賓爲羽上生大呂爲角姑洗爲第五宮下生應鐘爲徵上生蕤賓爲商上生大呂爲羽下生夷則爲角應

鐘爲第六宮上生蕤賓爲徵上生大呂爲商下生夷則爲羽上生夾鐘爲角蕤賓爲第七宮上生大呂爲徵下生夷則爲商上生夾鐘爲羽下生無射爲角大呂爲第八宮下生夷則爲徵上生夾鐘爲商下生無射爲羽上生中呂爲角夷則爲第九宮上生夾鐘爲徵下生無射爲商上生中呂爲羽上生黃鐘爲角夾鐘爲第十宮下生無射爲徵上生中呂爲商上生黃鐘爲羽下生林鐘爲角無射爲第十一宮上生中呂爲徵上生黃鐘爲商下生林鐘爲羽上生大簇爲角中呂爲第十二宮上生黃鐘爲徵下生林鐘爲商上生大簇爲羽下生南呂爲角是十二律各有五聲凡六十聲朱子曰五聲相生至於角位隔八下生當得宮前一位以爲變宮又自變宮隔八上生當得徵前一位以爲變徵自此下生餘分不

可損益故立均之法至是而終焉孔氏以本文但云五聲十二管故不及二變而止爲六十聲增入二變二十四聲合爲八十四聲自唐以來法皆如此又曰十二律相生至仲呂而窮自仲呂復上生黃鐘不及九寸於是

有變律又曰十二正律各有一定之聲而旋相爲宮則五聲初無定位當高者或下當下者或高則宮商失序而不和故取其半律以爲子聲

朱子變律半律之說其詳見於儀禮經傳通解

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

釋文和戶卧反

鄭氏曰五味酸苦辛鹹甘也和之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是爲六和愚謂十二食十二月之所食也質猶本也旋相爲質者如春三月則以酸爲質夏三月則以苦爲質也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

五色謂青赤黃白黑五方之色也加以天元爲六章考  
工記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  
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是也十二衣十二月之所衣也  
旋相爲質者如冕服則以元爲質皮弁服則以素爲質  
也蓋五味有四時之分而無每月之別若衣則因事而  
服冕服以祭韋弁以兵皮弁以朝並無四時之異月令  
春衣青夏衣朱秋衣白冬衣黑乃秦法耳此因上文言  
十二月十二律故以十二食十二衣配而言之謂以五  
味六和於十二月食之以五色六章於十二月衣之耳  
若必於衣食求其十二之說則鑿矣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

也釋文別彼列反被  
皮義反徐扶義反

天地之心謂天地所主宰以生物者卽上文天地之德也人物各得天地之心以生而惟人之知覺稟其全故天地之心獨於人具之而物不得與焉端緒也五行之性不可見自人稟之以爲仁義禮知信然後其端緒可見也五味六和物不能備也而人則盡食之五聲六律物不能辨也而人則能別之五色六章物不能全也而人則兼被之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溯其有生之初而言其稟義理之全食味別聲被色而生據其既生之後而言其得形氣之正也不言陰陽鬼神者五行一陰陽而陰陽之良能卽鬼神也言五行則陰陽鬼神在其中矣此以結上文七節之意也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

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

釋文柄本又作柄兵命反  
量音亮畜許又反下同

則法也以天地爲本者道之大原出於天聖人之所效  
法莫非天地之道也端首也以陰陽爲端者仁育萬物  
法陽之溫義正萬民法陰之肅聖人之政治以二者爲  
端首也柄者工之所執也以四時爲柄者四時有生長  
收藏聖人執而用之以爲作詔成易之序也以日星爲  
紀者歲有四時而日星運行乎其間若網之有綱而又  
有紀聖人因之以爲紀若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  
而出之龍見畢務水昏正而栽之類是也月以爲量者  
十二月各有分限聖人因之以爲量孟春則有孟春之  
令仲春則有仲春之令也鬼神以爲徒者明則有禮樂  
幽則有鬼神聖人之功用與天地之功用並行迭運若  
相爲徒侶然也五行以爲質者制度出於五行聖人凡

有興作必以此爲質幹而因而裁制之也禮義以爲器  
者聖人用禮義治人情猶農夫用耒耜之器以耕田也  
人情以爲困者人情爲聖人之所治猶田爲農夫之所  
耕也四靈以爲畜者四靈並至聖人養之若養六畜然  
也吳氏澄曰上言人以天地陰陽五行而生此言聖人  
制禮以治人亦取法於天地陰陽五行也

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  
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  
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  
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  
爲興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

鄭註藝  
或爲倪

萬物皆天地之所生故以天地爲本而物可舉也人情  
不出乎陰陽二端故以陰陽爲端而人情可睹也生長

收藏隨時無失故民不假督勵而事皆勸勉也列謂以次第陳列之也敬授人時各有早晚故事可次第陳列也藝謂事之分限後云協於分藝藝之分皆此義也月以爲量則十二月之政各有分限而不相踰越矣鬼神體物不遺以鬼神爲徒則事皆有所循以守矣復者終而復始之意五行循環迭運以五行爲質則事之已終者可復矣考成也以農器治田則農功成以禮義治人則事行成與主也田無主則荒廢故人爲主聖人以人情爲田而其情不至於荒廢故人以爲與四靈爲羣物之長旣爲聖人所畜則其屬並隨而至得以充庖廚故飲食有由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滄鳳以爲畜故鳥不猛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

情不失

釋文鮪于執反淦音審徐舒冉反  
喬字又作獠况必反狻况越反

孔氏曰淦水中驚走也獠驚飛也狻驚走也魚鮪從龍  
鳥從鳳獸從麟其長既來故其屬見人不驚走也龜知  
人情既來應人知人情善惡故人各守其行其情不失  
也方氏慈曰麟體信厚鳳知治亂龜兆吉凶龍能變化  
故謂之四靈

故先王秉耒耨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

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釋文瘞於例反一音於器反繒  
本又作增同似仍反又則登反

○鄭註繒  
或作贈

瘞埋也繒帛也瘞帛以降神地祇之祭也宣祝嘏辭說  
宗廟之祭也二者皆列祭祀之事也制度城郭宮室車  
旗之屬也秉耒耨以決其嫌疑列祭祀以盡其昭假而  
禮達於上矣設立制度以治民而禮達於下矣御治也

惟上下一於禮故官有所御而事得其職所行之禮莫不順其次序也○自此以下申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之意而極言其功效之盛也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饋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釋文儋皇音賓書必信反朝直選反侑音又

此承上節而申言先王以禮自治之事也天地祖廟山川五祀先王之所效法以爲政治故還本其功而報之尊天故祀之於郊定天位所謂祀於南郊就陽位也國謂國中也親地故祀之於國列地利謂陳列其養人之功而報之也於天曰定天位於地曰列地利互見之也

本仁謂本於仁恩之意也祖廟山川五祀皆鬼神獨於山川言之者亦所以與上下爲互也本事謂本制度之所自出而報之也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而行禮必自上始故其致謹於祭祀以報功於神祇追孝於祖考者如此前巫者周禮男巫王弔則與祝前是也後史者君舉必書記言記動之史恒從王而在後也瞽樂官也侑勸也王有疑則卜筮食則樂官以樂侑也先王以禮事天地鬼神而行禮又有其本故宗祝在廟以相其禮三公在朝以論其道三老在學以乞其言巫以卻其不祥史以記其言動卜筮以助其明智瞽侑以導其中和其瓊列於前後左右者無非所以格其非心而納諸軌物王則中心無所作爲而絕乎人欲之擾所守得其至正而循乎天理之則蓋不待登壇塲秉圭鬯而齋戒神明



禮記集解卷二十一  
十一  
之德固已默通於鬼神矣是以郊焉而格廟焉而享而  
其效如下文之所言也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  
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  
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

百神之羣神也受職各率其職也極盡也謂可盡得  
而用也服行也孝慈服言天下化之而服行孝慈之道  
也正法則言法則得其正也不言山川典作者法則中  
包之也義以理言禮以文言脩者禮也義因禮而見故  
曰義之脩藏者義也禮因義而起故曰禮之藏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  
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釋文大  
音泰

大者極至之名一者不貳之意大一者上天之載純一

不貳而爲理之至極也分而爲天地而乾坤之位以定轉而爲陰陽而動靜之氣以行變而爲四時而春夏秋冬錯行不悖列而爲鬼神而屈伸變化體物不遺降猶降衷之降其降曰命者言天理之流行而賦於物者則謂之命所謂天命之謂性也官主也其官於天者言此所降之命莫非天之所主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也此一節以天理之本然者言之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者也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

朝聘

釋文冠古亂反○養舉讀爲義王肅如字今從王

此乃言聖人制禮之事也天者禮之所從出故聖人之制禮莫不本之動而之地而爲朝廟鄉黨之異列而之

事而爲吉凶軍賓之分變而從時而或損或益之各有  
所宜協於分藝而大事小事之各有其稱其居人也曰  
養者言禮之在人所以養其身心而非以煩苦天下也  
貨力飲食者行禮之具辭讓者行禮之文冠昏喪祭射  
御朝聘者行禮之事人之行禮如此乃禮達於下之實  
也蓋先王之於禮既已履之於身以先天下而其所以  
教人者又皆出於天理之本然而卽乎人情之所安此  
其所以行之而無弗達也馬氏晞孟曰禮以養人爲本  
故曰養荀子曰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禮義文理之所  
以養情蓋聖人之道寓於度數之間莫非順性命之理  
而所以養人也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  
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

天道順人情之大實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釋文喪息浪反石經固上下有之字

肌膚筋骸囚者聚而爲身有禮則莊敬曰強情慢邪僻之氣無自而入而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自此固矣講信脩睦而見於事者無不誠固人肌膚筋骸而動於身者無不莊以明則養生送死以幽則事鬼神亦惟禮義爲大端緒也道出於天先王制禮以達之而秩敘經曲自此而行情具於人先王制禮以順之而喜怒哀樂由此而和竇孔穴也孔穴物之所出入禮亦天道人情之所由以出入也禮所以內治其身心外治其天下國家故壞亂之國喪敗之家死亡之人皆由自去其禮而致然○吳氏澄曰順人情三字爲此條之體要自此以至終篇皆演順字之意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麴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反列

麴也禮所以成人猶麴所以成酒也麴厚則酒美麴薄則酒薄禮厚則其人爲君子禮薄則其人爲小人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方氏慤曰義者所操有宜而不可失故言柄禮者所行有節而不可亂故言序禮義本出於人心而或至無禮無義心動而情亂也聖人脩其柄與其序還以治人之情而已愚謂此以申明上文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之義也人情不治則荒穢脩禮以治人情猶農夫用耒耜以耕所以墾闢荒穢也然爲禮而不合乎義則無以

各適乎事之宜故必陳之以義然後大小多寡各適其  
宜猶耕者之因地宜而播種也然非明乎其理則於義  
之是非或不能辨故必講之以學以去其非而存其是  
猶耕者之耨所以去稂莠而長嘉禾也然非去人欲存  
天理則其所講者終非已有故必本之於仁然後德存  
於心而實有諸已猶耕者之穫而聚之於家也然非有  
以進之於安則其所本者未必不終失之故必播之以  
樂歌咏以承其趣舞蹈以暢其機然後所存者洽而可  
以不失猶耕者之既穫而食免於勤苦而得其安美也  
蓋先王既脩禮義以治天下又設爲學校使天下之人  
從事於學問之途者其事如此故其爲君子者既能窮  
理盡性以進於聖賢其爲小人者亦有以開其知覺復  
其天良振興鼓舞遷善而不自知此先王以禮義治人

情之備也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  
以義起也

陳氏澣曰實者定制也禮者義之定制義者禮之權度  
禮一定不易義隨時制宜故協合於義而合雖先王未  
有此禮可酌於義而創爲之

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

陳氏澣曰藝以事言仁以心言事之處於外者以義爲  
分限之宜心之發於內者以義爲品節之度協於藝者  
合於事理之宜也講於仁者商度其愛心之親疎厚薄  
而協合乎行事大小輕重之宜一以義爲之裁制焉上  
好義則民莫敢不服故得之者強

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陳氏滂曰仁者本心之全德故爲義之本是乃百順之體質也元者善之長體仁足以長人故得之者尊上文言禮者義之實此言仁者義之本實以散體言本以全體言同一理也張子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猶之木也從根本至枝葉皆生意此全體之仁也自一本至于枝萬葉先後大小各有其序此散體之禮也而其自本至末一枝一葉各得其宜者義也吳氏澄曰順乎天理畧無違逆中節之和也由全體之中發而爲中節之和全體之中仁也大用之和順也故仁爲順之體愚謂此三節皆所以明禮義與仁其相資而不可闕者如此以申上文脩禮以耕陳義以種本仁以聚之意不言講學播樂者蓋學者仁義禮之所藉以講明樂者仁義禮之所由以精熟不在三者之外也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釋文不亦作弗何休注公羊云弗者不之深也

吳氏澄曰此反解上文而以順爲極也治國謂治一國之人情合之以仁謂合聚衆理於一心仁而未能安是猶與仁爲二也成於樂而安於仁則與仁爲一矣仁者體之全於內順者用之達於外仁之體雖全而順之用未達猶內腹雖充而外體未肥故必達於順而後爲禮義治情之極功也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

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鄭註車

四體既正者夫君泰然而手容恭足容重無不從令也膚革充盈者腠面盎背和順積於中而英華發於外也父慈子孝故父子篤兄良弟弟故兄弟睦夫義婦聽故夫婦和大臣法則必不至於倍小臣廉則必不至於竊官職相序小宰所謂以官府之六敎正羣吏以敎正其位進其治作其事制其食受其會聽其情也君正其臣以道揆率其下臣正其君以法守事其上車以載物天子之德所以容載天下故曰以德爲車樂以導和而感入爲深天字之德所以無所不達者賴有樂以導之猶車之博御以行也故曰以樂爲御以禮相與謹於邦交

而大能字小小能事大也以法相序大率職所謂以八  
法活官府補官屬官職官駢官常官成官法官刑官計  
皆秩然而不紊也以信相考而朋友之讓爲以睦相守  
而鄉閭之情親盡以禮義治人情而其功效之極至於  
如此前言禮義者人之大端而以講信脩睦三條申言  
其說此獨以養生送死事鬼神言之者蓋大順卽順天  
道達人情之意諸侯以下以禮相與以法相敘以信相  
考以睦相守卽講信脩睦之事四體既正薦革充盈則  
視所謂困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者又有進矣獨養生送  
死事鬼神之意未顯故舉此以結之

故舉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  
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  
於順然後能守危也

釋文苑前地守

陳氏濫用以大順之道治天下則雖事之大者積疊在前亦不至於膠滯雖事之不同者一時並行亦不至於謬雖小事所行亦不以微細而有失也雖深窅而可通雖茂密而有間謂有中間也兩物接連而相及則有彼此之爭兩事一時而俱動則有利害之爭不相及不相害則無所爭矣此泛言天下之事有大有細有深有茂有連有動而自然各得其分理者順之極至也愚諸危卽前政不正則君位危之危必明於順而後能達於順達於順而後能治政安君以爲藏身之固而不至於危也

故禮之不闕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

釋文殺所

戒反徐所例反

徐氏師曾曰貴賤有等故禮制不同宜儉者不可豐宜

隆者不可殺凡此禮制之順所以維持人情不使驕縱  
保合上下不使危亂也愚謂此申上明於順然後能行  
危之意蓋君位之危皆起於下陵而上替而陵替之患  
皆由於人情之驕縱禮有豐殺之節所以維持人情和  
合上下而使之各安其分也上專以君位言之故曰守  
危此兼以上下言之故曰合危然禮之順非一而不豐  
不殺者特其一端耳故下文又以順之事廣言之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傲  
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  
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  
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  
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禋嘉穀在宮沼其物  
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

義體信以達順故句此順之實也

釋文當丁浪反擊又作  
營魚列反姪又作祇禮

本又作醴音禮榘素口反徐摯會  
反本或作藪窺本又作闕去規反

鄭氏曰小洲曰渚高平曰原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  
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使各安其所不易其利以勞敝之  
也用水謂漁人以時漁爲梁春獻鼈蟹秋獻龜魚是也  
用火謂司燿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及季春出火季秋  
納火也用金謂升人以時取金玉錫石也用木謂山虞  
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飲食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  
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合男女謂媒氏令男三  
十而取女二十而嫁頒爵位謂司士稽士任進退其爵  
祿也用民必順不奪農時也昆蟲之災螟螣之屬無災  
疾者言大順之時陰陽和也天不愛其道三句言嘉瑞  
應人情至也膏猶甘也器謂若銀甕丹甌也馬圖謂龍

馬負圖而出孔氏曰禮緯斗威儀云其政太平山車垂  
鈞註云山車自然之車垂鈞不揉治而自圓曲方氏慤  
曰五行獨不言土以飲食見之飲食土所生也愚謂山  
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中原因乎地利而順之也用  
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因乎天時而順之也用水火金木  
飲食之事甚廣鄭氏所言特畧舉其一端耳合男女頒  
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因乎人情而順之也自此以  
下皆言順之所感而應也說文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  
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順之所感始於無莪害  
而終於致嘉應由淺而深也山出器謂出自然之器鄭  
氏所謂銀甕丹旣是也山出車謂出自然之車孔氏所  
謂山車垂鈞是也鳥不獠而巢在下故可俯而闕其卵  
獸不狘而近人故可俯而闕其胎天不愛其道者風雨

節而寒暑時而天降膏露則不愛其道之至也地不愛其寶者五穀稔而貨財殖而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則不愛其寶之至也人不愛其情者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而仁心足以感鳥獸則不愛其情之至也無故無他故也脩禮以達義者外脩禮制而達之天下無不宜體信以達順者內體誠實而達之天下無不順也義者禮之理禮者義之實惟脩禮而後能達義信者盡已之忠順者循物之信惟體信而後能達順也然所謂大順者亦不外於以禮義治人情而致之則脩禮達順亦非有二事矣夫子感當時之衰而有志於唐虞三代之治而爲子游言禮義治天下其體信達順至於如此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使夫子而得行其道其功效固如此也嗚呼盛矣朱子曰體信是忠達順是恕體



信是無一毫之僞達順是發而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  
又曰信是實理順只在和氣體信是致中底意思達順  
是致和底意思

禮記卷二十三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禮器第十之一

別錄屬  
制度

此篇以忠信義理言禮而歸重於忠信以內心外心言禮之文而歸重於內心蓋孔子禮樂從先進禮奢寧儉之意禮運言禮之行於天下而極其效於大順由體而達之於用也此篇言禮之備於一身而原其本於忠信由外而約之於內也二篇之義相爲表裏○方氏慤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運而無名器運而有迹禮運言道之運禮器言器之用愚謂此以禮器名篇亦以其在簡端耳非有他義也諸家多從禮器二字立說似非本旨今姑錄方氏之說以備一解云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

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

釋文筠七路反本又作措又作

同音

禮經緯萬端人能以禮爲治身之器則於百行無所不備而其德盛矣禮之爲用能消人回邪之心增人質性之美而盛德充實於內矣措諸身則無不正施諸事則無不達而盛德發見於外矣箭竹之小者筠竹之青皮也大端猶言大節竹箭有筠以貞固於其外松柏有心以和澤於其內二物於天下有此大節故能貫乎四時而枝葉無改其在人身則禮之釋回增美以充其德於內者猶松柏之心禮之措正施行以達其德於外者猶竹箭之筠故君子有禮則外而鄉國無不和諧內而家

庭無所怨悔人歸其仁神歆其德遠近幽明無不感通亦猶松柏之不改柯易葉也○鄭氏云禮器言禮使人成器如耒耜之爲用也人情以爲田脩禮以耕之此是大備自耕至於食之而肥似以此篇爲承上篇而作然上篇語意已盡此篇之義與上篇不同而其文體亦別非一人所作也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石經無有文二字

忠信謂存諸心者無不實故爲禮之本義理謂見於事者無不宜故爲禮之文無本則見於事者爲具文故禮不立無文則存諸心者爲虛願故禮不行釋回增美者所以立其忠信之本措正施行者所以達其義理之文此一節乃一篇之綱領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孔氏曰忠信爲本易見而義理爲文難睹故此以下廣說義理爲文之事君子行禮必仰合天時俯會地理中趣人事天時有生者若春薦韭卯夏薦麥魚是也地理有宜者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人官有能者人居其官各有所能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及庖人治庖祝治尊俎是也物曲有利者若麴蘖利爲酒醴絲竹利爲琴瑟是也天不生謂非時之物若冬瓜夏橘及李梅冬實之屬地不養若山之魚鼈澤之鹿豕君子不以爲禮是不合人心鬼神弗饗是不順鬼神也方氏慤曰

以陽生於子故祀天於冬之日至以陰生於午故祭地於夏之日至以飲養陽氣故饗禘於春以食養陰氣故食嘗於秋此禮所以合於天時者也黍稷之馨足以爲簠盤之實水土之品足以爲邊豆之薦貨無常以示遠物之致幣無方以別土地之宜此禮所以設於地財者也以天之高故燔柴於壇以地之深故瘞埋於坎以魂氣歸於天故焘蕭以求陽以形魄歸於地故裸鬯以求陰此禮所以順於鬼神者也以人莫不有男女之別故制爲夫婦之禮莫不有君臣之分故制爲朝覲之禮莫不有追遠之心故制爲喪祭之禮莫不有合歡之情故制爲燕饗之禮此禮所以合於人心者也火田必於昆蟲未蟄之時屬羅必於鳩化爲鷹之後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此禮所以理萬物者也禮

本乎天而還以事天出乎人而還以治人則是以天合天以人合人也故曰合地則效法焉故曰設鬼神不可遺也故曰順萬物有成理也故曰理非生於春黍生於秋稻生於冬所謂天時有生也山林宜毛物川澤宜鱗物邱陵宜羽物墳衍宜介物所謂地理有宜也遠際蒙瑤戚施直鑄豐贖司火瞽矇脩聲所謂人官有能也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所謂物曲有利也上言鬼神而下不言以天地兼之也以天所不生者爲禮則逆天之時矣以地所不養者爲禮則逆地之理矣天時地理之不可逆如此則入官物曲可知言地所不養之物而不及天所不生者亦舉此以見彼也劉氏彘曰君子謂之不知禮者禮以致其敬爲本不求物之所難得也愚謂曲偏也如其次致曲之曲物曲有利言

物之材質偏有所利也合於天時五句以制禮之大體  
言之也天時有生四句又專以行禮之所用言之也上  
言鬼神而下不言者蓋鬼神體物不遺天地之所生養  
莫非鬼神之所爲不可專指一事爲言也又言天不生  
地不養鬼神弗饗正以鬼神卽天地之功用而非有二  
也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  
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土之  
制禮也節矣

釋文殺色戒反徐所例  
反惟音匡又邱往反

應氏鑄曰定國猶立國也愚謂定國之數謂一國所入  
賦稅之數也經常法也倫次第也地有廣狹年有上下  
合此二者而定國之數可見矣然後斟酌其禮之次第  
薄厚以爲行禮用財之常法也禮之大倫以地廣狹因



乎地理之所宜也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因乎天時之所生也教謂穀不熟也匡猶恐也雖凶歉而衆不恐懼以上之制禮有節有餘財以爲凶年之備也

禮時爲大廢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

釋文稱尺證反後皆同

方氏慤曰天之運謂之時人之倫謂之順形之辨謂之體事之義謂之宜物之平謂之稱項氏安世曰五者自綦大至極細也

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肆追來考

釋文革紀方反○革詩作棘猶詩作欲肆詩作通

禮之因革損益必隨乎時而禮之經而時者乃禮之權非有聖人者也自倫以下皆禮之經而時者乃禮之權非有聖人之德而居天子之位不能乘時創制以達天下之大權故禮莫大乎此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革急也猶謀也

言文王作豐邑非急於成已之所謀乃所以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引之者言湯武放伐亦所以追堯舜之道事雖異而道則同也蓋燹投之跡易白而放伐之心難明故引詩以證之如此

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

王者事天如事親事死如事生天地之祭宗廟之事與夫子之所以事父臣之所以事君皆倫常之大者也人道莫大於五倫故順次於時

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

鄭氏曰天地人之別體也孔氏曰社稷山川是地之別體神是天之別體鬼是人之別體愚謂鬼謂若先帝及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神謂天神日月星辰之屬社稷山川鬼神其祭之之禮由天地宗廟而分猶人之四

體由身而分也三者之祭其尊次於天地宗廟故體次於順

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

喪之主於哀祭之主於敬此所謂宗廟之道父子之親也若其所用之財物與夫賓客之交際其事各有所宜者所謂義也喪祭之用於哀敬爲末賓客之交視鬼神爲輕故又次於體

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

鄭氏曰足猶得也稱謂稱牲之大小以爲俎此指謂助祭者耳而云百官喻衆也愚謂羔小羊豚小豕王制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鄭氏謂大夫薦用羔士薦用豚卽此羔豚而祭是也百官謂助祭之人皆足謂牲之體骨足以備及助祭者也蓋薦則助祭者少又牲小而

俎骨亦小大牢而祭則助祭者多又牲大而俎骨亦大故羔豚非不足而大牢非有餘由其稱乎大小多寡之分故也蓋禮之得宜爲義就其得宜之申又酌乎多寡大小之分則謂之稱故又次於宜

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

孔氏曰此一節選明上經稱次之事也以禮主威儀尊卑大小多少質文各有所宜其稱非一故從此以下更廣明爲稱之事諸侯以龜爲寶者諸侯有守土之重宜須占詳吉凶故以龜爲寶以圭爲瑞者諸侯之於天子如天子之於天也天子得天之物謂之瑞故諸侯受封於天子天子與之圭亦謂之瑞書云輯五瑞又云班瑞於羣后是也云圭不云璧從可知也家卿大夫也大夫

卑禮不得寶龜故賦文仲居蔡爲僭卿大夫不得執玉  
故不得藏圭懸謂以龜爲寶者龜之大者尤神君自寶  
之以占國之大事大語言寧王遣我大寶龜左傳衛有  
成之昭光春秋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龜青純皆謂  
此也若尋常所用之龜掌於卜人者不得謂之寶也大  
夫所卜之龜蓋與卜人所掌者同不得藏此大龜以爲  
寶也卿大夫執禽摯雖得爲君執璋圭以聘而不得家  
自藏之也臺門謂於門之兩旁築土爲臺高出於門望  
之闕然故謂之闕周禮所謂象魏左傳所謂觀臺是也  
天子諸侯臺門所以懸法象望氛視大夫不得爲也○  
孔氏曰案三正記白虎通天子之龜尺二寸諸侯一尺  
大夫八寸彼謂卜龜士亦有龜故士喪禮卜宅是也兩  
邊築闕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諸侯有保捍之重故爲

臺門愚謂漢書食貨志云元龜尺二寸此龜之最大者  
天子所寶之龜也諸侯一尺卽諸侯所寶之龜也大夫  
八寸則尋常所卜之龜與卜人所掌同孔氏所謂卜龜  
也然寶龜未嘗不用以卜特非大事不輕卜耳爾雅閼  
者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孔氏謂築土爲基基上起屋  
則榭而非臺矣臺門之設亦與保捍無與○此章言禮  
之義有時以下五者此下十章皆以雜明此章之義也  
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

說見王制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  
下大夫六

鄭氏曰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公食  
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此食下大夫

而豆六則其餘著矣聘禮致饗饋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設于戶西則凡致饗饋堂上之豆數亦如此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西夾各六愚謂周禮醯人朝事之豆八饋食之豆八加豆八羞豆二合爲二十六天子全用之而公以下遞減焉公食禮下大夫六豆韭菹醯醢昌本麋鸞菁菹鹿麕此朝事之六豆也以此差而上之則上大夫全用朝事之八豆諸侯加以饋食之四豆而爲十二諸公兼用朝事饋食之豆而爲十六也聘禮致饗饋堂上八豆西夾六豆皆云韭菹醯醢則凡東西夾之豆實與堂上同但其數減於堂上耳○孔氏曰皇氏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者天子庶羞百二十品遵豆各六十今云二十六者說堂上數也今案

庶羞與正羞別此上大夫八豆下大夫六豆皆爲正羞  
天子二十六豆亦爲正羞故熊氏以爲正羞百二十饗  
之等皇氏以爲庶羞其義非也愚謂皇氏以天子二十  
六豆爲庶羞固非而熊氏以爲正羞百二十饗之等其  
說亦尙未晰周禮膳夫王醬用百有二十饗醢人王舉  
共齎菹醢物六十饗此謂實於饗而陳之者有此數耳  
掌客上公殮五牢食四十簋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  
四十鼎簋十有二腥三十有六皆陳饗饋九牢其死牢  
如殮之陳率四牢米百有二十筮醢醢百有二十饗是  
豆醢死牢醢醢百二十饗配生牢其所用不同非可合  
而言之也又醢醢百二十饗皆豆實也若邊實則見於  
邊人者惟朝事饋食加邊羞邊之實而已初無所謂六  
十邊者且邊實惟用於飲酒不用於食皇氏邊豆各六



十物之說尤謬而孔氏亦未之辨也。○此節所言謂食禮之豆數也。若饗神之豆數則王亦全用二十六豆而諸侯朝事饋食加豆皆減其二爲十八豆加以羞豆二爲二十豆五等諸侯同也。少牢賓尸惟四豆蓋大夫饗燕之禮上下大夫同也。又左傳周公閱聘魯饗之有昌歠白黑形鹽鬲以備物辭昌歠卽朝事豆實之昌本也是天子三公饗禮無昌本而公食大夫禮六豆乃有昌本。饗食法異也。又少牢賓尸禮亦有昌菹蓋大夫饗燕禮惟用四豆遠降於諸侯故得用昌菹優之也。

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

介副也。牢謂主國所致饗饋之牢數也。七介七牢侯伯之禮。五介五牢侯伯之卿也。上公九介九牢侯伯七介七牢子男五介五牢卿大夫出聘其介各降其君二等。

牢數則君以爵等五等之卿同牢。○孔氏云不云天子者，天子無介牢禮無等，非也。周禮鬯人王弼臨則共介鬯，是天子非無介矣。左傳吳徵百牢於魯，子服景伯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是天子十二牢也。天子之介由上公差而上之，亦當十二也。

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

釋文重直  
龍反下同

陸氏佃曰：天子之席五重，書曰：敷重篋席，敷重筍席，則凡王席重設。行葦傳曰：設席重席也。周官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席皆重設。是以謂之五重。凡禮對文則別，散文則通。筵或謂之席，席亦謂之筵也。又天子五重，諸侯三重，筵皆單設，席則重也。大夫再重，有筵則席亦單設，無加席則筵蓋重爾。公食大夫禮，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元帛純萑席，蓋亦單設。大

射儀曰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此筵亦重設也是以謂之重席而鄭謂公食大夫孤爲賓則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是不知司几筵加纁席重設主諸侯三重言之公食大夫加萑席主大夫再重言之萑席單設而已愚謂凡席以一爲一重司几筵王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纁席次席皆重設并莞筵爲五重也書言敷重篔席篔席卽次席也據其在上之席而言重則纁席亦重可知又司几筵諸侯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纁席亦重設則三重也大夫之席則公食記云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元帛純筵與席皆單設則再重也鄉飲酒鄉射禮蒲筵布純士冠禮蒲筵二在南是士席蒲筵而已○熊氏謂天子之席五重爲大禘之席以司几筵言三重爲時祭之席是不知司几筵之纁席次席皆重

設而強爲區別也然司几筵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祀先王昨席亦如之此皆重禮而設席如此其餘事當有差降顧命有篋席底席豐席荀席蓋天子之席其加於上者有此四種各因禮之重輕而用之也天子如此則諸侯之席以莞筵加纁席爲三重者亦惟祭祀饗射大禮用之而其餘當有所降也又公食大夫禮蒲筵加萑席爲再重大射禮賓有加席蓋與公食禮同至燕禮之賓大射及燕禮之卿大夫則無加席又鄉飲酒禮大夫再重再重者一種席而重設之也是大夫之席隆殺有二等則天子諸侯設席之重數亦必以禮之輕重爲隆殺矣○司几筵諸侯昨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國賓謂諸侯爲賓者鄭氏兼諸侯來朝

孤卿大夫來聘者言之非也太夫之席蒲筵加萑席公  
食禮有明文孤卿之席蓋亦與此同以五等諸侯無異  
席推之可知也然大夫席再重而鄉飲酒禮公三重者  
蓋以一種席爲三重與諸侯之三重不同鄉飲酒又云  
公升辭一席使一人去之則不過暫設以優之而究亦  
止於再重而已

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襲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襲大  
夫三月而葬再重四襲此以多爲貴也

鄭氏曰重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士喪  
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  
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此士之禮一重者愚謂士喪禮  
陳器抗木之上又有折蓋古之爲椁累木於棺之四旁  
而上下不周故其下藉之以茵既下棺加折於其上次

加抗席次加抗木茵也折也抗席也抗木也四者備爲  
一重由士禮之一重者推之則所謂再重三重五重者  
皆可見矣髮形如扇以木爲匡衣以白布而畫之在路  
以障柳車入墳以障柩喪大記曰君黼髮二黻髮二畫  
髮二大夫黻髮二畫髮二周禮縫人註云漢制天子有  
龍髮二是天子龍髮黼髮黻髮畫髮各二爲八髮也○  
鄧氏謂上公四重無據

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

以犢

釋文犢音獨  
木亦作特

鄧氏曰天子無介無容禮也孔氏曰爲賓用介天子以  
四海爲家既不爲賓客故無介謂無以容禮陳撰介也  
其實餘事亦有介故豎人共介豎是天子臨鬼神使介  
執豎也特一也天神尊貴質故止一牛也諸侯事天子

如天子事天故天子巡守適諸侯境上諸侯奉膳亦止  
一牛而已愚謂兩君相見列擯介以交辭天子無客禮  
故雖有介而不陳之以交辭故曰無介膳謂殷膳也掌  
客王巡狩殷國國君膳以牲犢於祭天言特牲於膳天  
子言犢互見之也宗廟社稷用大牢而祭天惟特牲諸  
侯之禮殷膳大牢而天子惟用犢皆貴少也

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邊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釋文朝直

達反

灌獻也灌用鬱鬯者朝享禮畢主君酌鬱鬯之酒以禮  
賓也大行人上公王禮再裸而酢侯伯一裸而酢子男  
一裸不酢諸侯相朝之禮亦然無邊豆之薦者凡獻酒  
必薦邊豆惟鬱鬯之灌則無之蓋至敬不饗味而貴氣  
臭不敢以此褻之也脯邊實醢豆實大夫聘禮之以醢

而加以脯醢則有邊豆之薦矣是貴其無邊豆之少卑  
其有邊豆之多也○孔疏謂祭天無鬱鬯諸侯膳天子  
亦無鬱鬯爲尊諸侯相朝用鬱鬯爲卑非也鬱鬯之灌  
天子宗廟固用之矣特祭天不用耳且諸侯殷膳大牢  
亦未嘗有鬱鬯也祭天特牲對社稷宗廟用大牢而言  
天子適諸侯膳以犢對諸侯殷膳用大牢而言此節又  
自以朝聘相對爲義與上文初不比附未嘗以鬱鬯之  
有無別多少也

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

孔氏曰食猶殮也天子以德爲飽不在食味故一殮諸  
侯德降天子故再殮大夫士德轉少故三殮食力謂王  
商農庶人之屬以其無祿代耕陳力就業乃得食故呼  
食力此等無德以飽爲度故殮無數愚謂食一口謂之



一飯再謂連食二口三謂連食三口也孔氏以一飯再飯三飯爲告飽之節非也特牲禮尸三飯告飽侑至七飯少牢禮尸七飯告飽侑至十一飯是飯之侑皆以四爲節則諸侯九飯告飽侑至十三飯天子十一飯告飽侑至十五飯也少牢禮上佐食舉牢肺正脊投尸尸食舉三飯上佐食舉尸牢幹乃又食是士三飯告飽須侑乃舉牢體再食大夫三飯雖未告飽亦連食三口則止舉牢體乃再食也天子禮極文故食一口即止舉牢體乃再食諸侯禮稍簡故食二口則止舉牢體乃再食大夫士禮又簡故食三口則止舉牢體乃再食也食力無數者禮不下庶人也

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

釋文繁步于反

鄭氏曰大路繁纓一就殷祭天之車也周禮王之五路

玉路繁纓十有二就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木  
路翦繁鵠纓孔氏曰殷質以木爲路無別雕飾乘以祭  
天謂之大路繁謂馬腹帶也纓鞅也染絲而織之曰罽  
五色一帀曰就就成也言五色帀一成車旣樸素故馬  
亦少飾止一就也次路供卑用故就多方氏怒曰殷尙  
質故就之少者爲大多者爲次周則以多爲貴故玉路  
十有再就郊特牲言先路三就次路五就彼謂繼先路  
之次路也此言七就謂繼次路而又次者也周路有五  
則殷固不止於三路矣

圭璋特琥璜爵

釋文琥音虎又  
作虎璜音黃

鄭氏曰圭璋特朝聘以爲瑞無幣帛也琥璜爵天子酬  
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孔氏曰圭璋玉中之貴也  
特謂不用他物雉之也聘禮曰聘君以圭夫人以璋典

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諸侯以相見及朝天子是圭璋朝聘以爲瑞皆無帶帛表德特達不加物也若聘禮行享之時則璧以帛琮以錦是加束帛又小行人云以玉合六幣圭以馬註云二王之後享天子璋以皮註云二王之後享后皮馬不上堂惟圭璋特升亦是圭璋特義也琥璜是玉劣於圭璋者也天子饗諸侯或諸侯自相饗至酬酒時則有幣將送酬爵又有琥璜之玉將幣故云琥璜爵琥璜既賤不能特達故附爵乃通也案聘禮禮賓之幣束帛乘馬又致饗以酬幣致食以侑幣鄭云禮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則諸侯於聘賓唯用束帛乘馬皆不用玉今琥璜送爵故知是天子酬諸侯及諸侯自相酬也愚謂圭璋特有二義朝聘用圭璋無束帛之藉一也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皮馬不上於

堂二也。上是正義，下是兼義。圭曰璋爲虎形，曰琥半璧曰璜。

鬼神之祭單席

孔氏曰：神道異人，不假多重，自溫故也。愚謂此謂祭外神之席。若司几筵，甸役則設薦席是也。其宗廟之祭，則司几筵祀先王，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諸侯祭祀，席蒲筵，績純加莞席，紛純皆不單也。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爲貴也。

鄭氏曰：謂君揖之，孔氏曰：特，獨也。旅，衆也。君出路門視諸臣之朝，若大夫則君人人揖之，若士則不問多寡而君衆共一揖之也。大夫貴，故人人得揖；士賤，故衆共得一揖。是以少爲貴。此諸侯所尊者少，故大夫特士旅之。若天子之朝，所尊者多，故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

禮記卷之三十一  
禮記卷之三十一  
等旅揖士旁三揖是也

有以大爲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

此以大爲貴也

釋文量音亮皿命景反字林音猛

方氏慤曰周官典命宮室以命數爲節自上公至子男以九以七以五爲節此宮室以大爲貴也天子之路謂之大路弓謂之大弓斗謂之大斗俎謂之大房此器皿以大爲貴也尊者之棺至於四重卑者止於一重樽則周於棺此棺槨以大爲貴也周官冢人以爵等爲邱封之度此邱封以大爲貴也量言其所容度言其所至度量宮室器皿皆有之於宮室言量於器皿言度互相備也愚謂器皿以大爲貴若天子之弓合九成規諸侯合七成規大夫合五成規牛鼎之屬三尺腳鼎二尺之類至車之淺深廣狹其制有定君路曰大路特尊其名耳

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

舉解卑者舉角

釋文識  
悉旦反

鄭氏曰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解四升曰角  
五升曰散陸氏佃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所謂尸  
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九以散爵獻士愚謂獻謂獻  
尸也君夫人獻尸以爵諸臣爲加爵用散明堂位爵用  
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是也是貴者獻以爵賤者獻  
以散也案特牲禮兄弟弟子舉解於其長爲旅酬之始  
又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解於其長爲無算爵之始  
而無舉角之事特牲禮主人獻尸以角又郊特牲云舉  
畢角詔妥尸此雖皆用角然與卑者舉角之義不相當  
疑天子諸侯尸有旅酬之禮酬尸用解而爲尊者之所  
舉至賓與兄弟相酬避尸之所用故旅酬降而用角而

爲卑者之所舉與○考工記梓人爲飲器爵一升觶本

觶鄭氏云當作解

三升是爵與觶以木爲之觶角散亦皆木爲

之可知朱子紹興禮器圖爵範銅爲之蓋後世之制耳其形製則朱子圖謂兩柱三足有流有蓋者當得之祭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授尸執足孔疏謂柄爲尾卽朱子圖所謂鑿也聶氏崇義云今祭祀之爵刻木爵立方板上失之矣然其圖乃仍爲爵立方板誤也觶爲稜角故謂之觶周禮鬯人凡醴事用散尊鄭氏謂無飾曰散然則散爵亦無飾者也散爵無飾則爵觶觶角皆刻畫爲飾矣天子諸侯之爵飾以玉謂之玉爵飾以瑤謂之瑤爵其角與散或以璧飾之謂之璧散璧角大夫士所用之爵蓋但有疏刻而無他飾與

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

釋文無音

鄭氏曰壺大一石瓦甒五斗缶大小未聞易曰尊酒簋  
貳用缶愚謂子男饗禮五獻五獻之尊饗子男所用之  
尊也瓦甒卽燕禮之瓦大也士冠禮側尊一甒醴聘禮  
醴尊于東箱瓦大一是甒與大皆可以盛醴又皆瓦爲  
之其爲一器無疑此瓦甒蓋亦以盛醴以爲君尊壺與  
缶皆以盛酒壺以爲卿大夫之尊缶以爲士旅食者之  
尊也燕禮兩方壺在東楹之西以爲卿大夫士之尊兩  
圓壺在門西以爲士旅食者之尊此兩君相饗故惟君  
尊設於堂上而卿大夫士之尊設於門內士旅食者之  
尊設於門外也燕禮卿大夫士之尊爲方壺士旅食者  
之尊爲圓壺豈所謂圓壺者卽缶與

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



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

堂九尺謂堂廉至地之度也天子堂九尺而階九等盡等至堂復爲一級則每等不及一尺也諸侯堂七尺階七等大夫堂五尺階五等士堂三尺階三等

有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

至敬謂祭天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埽埽地卽壇也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周禮大司樂圜鍾爲宮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函鍾爲宮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蓋天地之祭燔柴瘞埋及奏樂皆於壇而行祭禮則在壇也陳用之謂祭天無兆非也祭天之所中爲圜壇壇下爲壇埽外有壝壝卽兆也郊特牲言兆於南郊是也小宗伯但言兆五帝不言兆上帝地祇蓋舉其次以明其上大宰言祀五帝掌誓戒具脩等事而不言上帝亦此義

也

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樹禁此以下爲貴也

釋文樹於禁反

鄭氏曰廢猶去也樹斯禁也謂之樹者無足有似於樹

或因名云耳大夫用斯禁士用樹禁如今方案隋長局

足高三寸孔氏曰天子諸侯之尊廢禁者司尊彘鬱鬯

之尊用舟以承之犧象

六等

尊皆不用舟又燕禮諸侯之

法瓦大兩有豐足無禁也樹及禁皆長四尺廣二尺四

寸深五寸漆赤中畫青雲氣菱苕華爲飾樹上有四周

下無足似木舉之樹故因名爲樹此謂之樹鄉飲酒禮

謂之斯禁禁局足高三寸刻其足爲褰帷之形謂之禁

者因爲酒戒也玉藻云大夫側尊用樹士用禁鄉飲酒

大夫禮云兩壺斯禁是大夫用斯禁也士冠禮士昏禮

承尊皆用禁是士用禁也鄉射是士禮而用斯禁者以

禮樂賢從大夫也特牲士禮而云椹禁在東序祭尙厭  
飫不爲神戒也愚謂鄭註此記云士用椹禁是禁又名  
椹禁也特牲禮椹禁在東序鄭註云祭尙厭飫故與大  
夫同是椹禁卽椹二註不同疑此註爲是蓋上之四周  
者謂之椹椹下之足謂之禁大夫之椹無足故但謂之  
椹卿飲酒禮謂之斯禁斯滅也斯禁言其切地無足也  
士之椹有足故謂之禁又謂之椹禁特牲禮椹禁饌于  
東序是也

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立衣纁裳

釋文卷本又作袞同古本  
反熏字又作纁許云反

孔氏曰人君因天之文章以表於德德多則文備故天  
子龍袞諸侯以下文稍少也上公亦袞侯伯鷩子男毳  
孤卿希大夫元士爵弁元衣纁裳今言諸侯黼大夫黻

者熊氏云諸侯九章七章以下其中有黼孤希冕而下  
其中有黻特舉黼黻而言耳詩采菽云元袞及黼是特  
言黼也終南篇云黻衣繡裳是特言黻也

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  
士三此以文爲貴也

釋文縹本又作瑤亦作藻同于老反

藻雜采也冕以雜采絲繩爲旒天子之冕藻五色而云  
朱綠藻者謂五采之中有此二色也十有二旒十二章  
之服之冕也諸侯九旒謂上公也上大夫七者天子之  
卿六命加一命而爲侯伯則鶩冕七旒也下大夫五者  
天子之中下大夫四命加一命而爲子男則毳冕五旒  
也士三者天子之上士元冕三旒也○孔疏以此爲夏  
殷制謂周家冕旒隨命數士但爵弁無旒非也冕旒隨  
命數五等諸侯則然爵弁無旒諸侯之士則然而非可

以論天子之卿大夫士也王制三公一命衮三公八命  
加一命而服衮冕九旒則三公之不加命者宜服鷩冕  
矣以此差之則孤卿六命宜服毳冕加一命爲侯伯則  
服鷩冕七旒也大夫四命宜服希冕加一命爲子男則  
服毳冕五旒也大夫希冕則上士元冕宜矣若天子三  
等之士但服爵弁則自希冕以下頓降二等非禮之差  
次也希冕三旒則元冕宜一旒而曰士三者蓋冕必有  
旒而一旒不可以爲飾故進而與希冕同禮窮則同也  
司服冕之服有六而弁師僅言五冕蓋以冕配服則爲  
六而冕則止有五則希冕服元冕服同冕可知矣  
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

至敬無文者謂祭天襲大裘而不裼也衣以裼爲文以  
襲爲質容謂趨翔爲容土相見禮曰庶人見于君不爲

容進退走父黨至親故見之不爲趨翔之容也

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甒禴杓此

以素爲貴也釋文琢字又作琢大羹音素和胡卧反越音活犧尊素何反王

如字嘑本又作羃又作窳莫厯反揮章善反又市駭反杓市灼反○鄭註甒或作墓

鄭氏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琢當爲篆字之譌也

明堂位曰大路殷路也禴白理木也孔氏曰大圭天子

朝日月之圭也但杼上終葵首而無琢桓蒲之文尙質

之義也大羹肉汁也不和無鹽梅也大古初變腥但煮

肉而飲其汁未知調和後人祭既重古但盛肉汁謂之

大羹犧尊者先儒云刻尊爲犧牛之形鄭云畫尊作鳳

羽婆娑然故謂娑尊疏簋也甒覆也以甒布爲巾以覆

尊也甒人云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陸氏佃曰凡木不

飾爲榲榲榲杓是也若龍勺疏勺蒲勺則於勺加飾

矣愚謂大路素者謂祭天之大路質素而無金玉之飾也越結也結草爲席謂之越席禮運言越席謂祭宗廟之席結蒲莞爲之者也此言越席與大路連文謂祭天之席結藁藪爲之者也犧尊阮氏禮圖云畫以牛形周禮先鄭註謂以翡翠爲飾聶氏禮圖云禮器犧尊在西注云犧周禮作獻又詩頌毛傳說用沙羽以飾尊然則毛鄭獻沙二字讀與娑娑之娑義同皆謂刻鳳凰之象於尊其羽形娑娑然又詩傳疏說王肅註禮以犧象二尊並全刻牛象之形鑿背爲尊今按司尊彝雞彝鳥彝虎彝雖彝犧尊象尊皆以鳥獸名其器則其形製當相似雞彝鳥彝虎彝雖先儒皆以爲刻而畫之爲其象則犧尊象尊亦然阮氏之說是也若如後鄭之說則犧尊與鳥彝無別如先鄭之說則虎彝雖彝豈亦以虎雖

爲飾耶至謂爲牛形而鑿其背爲尊此雖在古器或有

之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雅送女器有尊作犧牛形晉永嘉中曹嶷於青州獲齊景公冢得二尊亦作

牛形然形製詭異置之六彝六尊之列皆不倫未可據以

爲古天子諸侯宗廟之所用也疏布所以襲尊以素爲

貴但據疏布襲言之因襲而連言尊非以犧尊爲素也

杓卽勺也然杓有加於尊而用以酌酒者考工記梓人

爲飲器勺一升是也有加於彝而用以酌水者少牢禮

司宮設彝水于洗東有料賈氏士冠禮疏謂勺與料爲

一物是也龍勺疏勺斟酒之勺也擇杓酌水之勺也此

節惟大路越席爲祭天之事若大圭則朝日所指大羹

則凡祭皆有之犧尊以下則祭宗廟之禮也疏家見大

路乘以祭天遂欲於犧尊擇杓亦以祭天之說通之又

以祭天器用陶甒不當用犧尊則謂犧尊爲夏殷禮用



陶爲周禮又以杓爲爵謂祭天爵不用玉皆誤也夏殷  
質於周夏殷祭天用犧尊而周顧用陶耶祭天器用陶  
甒以甒爲爵也何以又用樽耶○周禮冪人祭祀以疏  
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蓋宗廟有鬱鬯之灌而  
天地無之故言八尊於上者以其爲祭天地宗廟之所  
同也言六彝於下者以其爲祭宗廟之所獨也鄭氏解  
疏布巾謂祭天地尙質解畫布巾謂宗廟可以文果如  
其言則經文雖簡亦不當止於如此矣禮運言宗廟之  
禮而曰疏布以冪此又以疏布冪係備尊言之則疏布  
冪不專用於祀天亦明矣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

稱也

釋文殺所戒  
反又所例反

孔氏曰省察也禮既有諸事所趣不同不察則無由可

知不同謂高下大小文素之異也不豐者應少不可多  
不殺者應多不可少也馬氏晞孟曰禮歸於稱故豐之  
而不以爲有餘殺之而不以爲不足愚謂此引禮運孔  
子之言以結上文不豐不殺孔氏馬氏之說不同然其  
義皆通

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句詡萬物大理  
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

釋文詡  
況延反

樂五教反○  
今按樂音洛

禮之多大高文者皆多之屬也外心謂發其心於外也  
詡普也徧也物猶事也天地與聖人之德發揚昭著徧  
於萬物其理至大其事甚博非備物不足以稱之故君  
子之於禮樂其發見於外而極夫儀文之盛凡以求稱  
乎德之盛大而已

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

禮之少小下素者皆少之屬也內心謂專其心於內也德產猶德性也致極也天地與聖人德性之極至精深微妙而物無可以稱之故君子之於禮必致慎於幽獨務於在內之致誠而不專事乎外之備物凡以求象夫德之精微而已蓋發揚者德之用天地之大生廣生聖人之位天育物人之所得而見者也精微者德之體天地之於穆不已聖人之至誠無息人所不得而見者也樂其發者由內而推之於外自忠信之本而求盡夫義理之文也慎其獨者由外而約之於內自義理之文而歸極於忠信之本也

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  
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釋文樂音洛

孔氏曰內極敬慎而其理可尊外極繁富而其事可樂  
極心於內故外以少爲貴極心於外故外以多爲美方  
氏慤曰內外以心言多少以物言愚謂大禮必簡故內  
心可尊而物少之爲貴稱情立文故外心可樂而物多  
之爲美宜寡而多則失其所爲貴宜多而寡則失其所  
爲美是以行禮唯其稱也

禮記卷二十三終

後學平陽楊醇約校錄